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武宗逸史

第二部

(民国)齐秦野人 著

第十一章

诛奸贼千刀万剐 降猛虎新人得宠

话说武宗回朝，见弹劾刘瑾的奏书堆成一堆，竟有百多份。抽出几份读来，罪行令他吃惊：私扣贡品、卖官鬻爵、私藏玉玺以刘皇帝自居、私造兵器、玩弄宫女、乱杀大臣……

“这刘瑾有这么坏？”武宗问张永。

“罪状件件属实。”

“他家中有那么多金银财宝，是扣压我的贡品、受贿得来。他倒是贪财的很。他想干什么？”

“当刘皇帝，取天下。”

“这天下岂能任他所取。把他交与三法司和锦衣卫会审。”

张永听命而去。

朝中文武百官见刘瑾被押入诏狱，个个扬眉吐气，昔日因惧怕刘瑾的权势也有追随着跑的，此时也反戈一击，纷纷揭发刘瑾的罪行。正是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堆。朝臣们一致要求处死这混世魔王。那正直的，为了伸张正义与民申冤，那旧日里跟着跑的，为了斩草除根，以免留下后患，目的虽不同，要

求却也一致。

刘瑾被关在狱中，看看已有近两个月了，也没见动静，心中以为皇上念他的旧情，不忍处置他，每想至此，热泪盈眶，天天盼着那皇恩浩荡，赦他无罪的一日。他哪里知道，皇上在江南玩得高兴，早把他的事丢在一边。

这天，刘瑾正扒着监狱的铁栏杆向外看，就见那几个狱卒如狼似虎般地开了门，冲进来，架起他就走，直把他押到午门的审判台下。刘瑾环视四周，三法司、锦衣卫官员个个在此，满面肃杀，如阎王审小鬼一般。这些官员全是昔日他亲手起用的，他嘿嘿冷笑着说：“这满朝公卿，都是我起用的，你们今日却要审我？”并对站出来揭发他的李震等人，投以蔑视的目光，讥笑道：“过去是我提拔了你们，如今你们倒来拆我的台，我就是做了鬼，也要做那厉鬼，决不饶恕你们。”

李震等人，直到此时，还心有余悸，不敢作声。驸马都尉蔡震仰仗着自己是国戚，目击如此情形，拍案说道：“朝中大臣不出于你的私门，今天我就是要审你！不但审你，还要亲劈其面，看你奈何。”说着起身来，走到刘瑾面前，打了他十几个耳光，又喝令用刑。一顿棒棍，打得刘瑾皮开肉绽，威风尽扫。会审官员，连续发问，不答就打。刘瑾只得将受贿卖官、私藏玉玺、私造兵器等主要罪行合盘端出，遂即画招。

审讯结束后，宣布对刘瑾处以死刑，“凌迟三日，挫尸梟首，仍画影图形，榜示天下。”

刘瑾被关进死牢，心中尚存一念，希望皇上亲理此案，他再翻供。他这个白日梦没做几时，就被押至午门刑场，凌迟处死。依便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，历时三日。行刑的刽子手极其残忍，尽管刘瑾哀号不断，血流如注，他却不慌不忙，一刀刀割下去。每割一刀，便伴随着一声尖嚎，这声音甚是惨人。刘

瑾披头散发，眼中充血，五官扭曲，他的每一声尖嚎都似一针兴奋剂，使那刽子手觉得无比刺激。一刀又一刀，第一天，割了三百五十七刀。这一日，北京城内，欢声雷动，刑场周围，人山人海。每割一刀，就有人叫好，并有人高叫：

“这一刀是给我妹妹报仇的！”

“是给我父亲雪冤的！”

“是给我叔叔还帐的！”

……

许多受尽刘瑾折磨的人家及被害者家属，摆设香案，向天叩拜，欢呼苍天有眼，有人为解心头之恨，还花钱买刘瑾的肉来祭奠死者。

刘瑾的家族中十五人以及死党被处斩。另有一些与刘瑾贯穿一气的官员，也被罢了官。

刘瑾被诛除后，武宗贪好玩乐之心丝毫没有收敛，张永等内监仍受宠幸，引导武宗嬉戏如故。正德七年(1512年)九月，又增建豹房二百余间，指令各边镇守太监率军士捉拿虎豹进献。此时，为讨好武宗，张永又给他推荐一个叫江彬的军士头目。此人长得身如铁塔，扫帚眉，豹子眼，高鼻阔唇，脸颊上有一块铜钱大的疤，那是在一次镇压农民起义时落下的。混战之中，一箭从他的脸颊射进，箭头由耳穿出。江彬拔出箭头，继续作战。他凶猛有力，善骑射，又会谈武论兵，张永觉得他是个陪伴武宗的材料，就把他引荐给武宗。

武宗见他身材高大，相貌粗犷，脸颊上的伤疤更加他增添了几分男子汉的力度，便把他留在豹房。初时，武宗并不十分赏识他，只把他当作一般的武士看待，依然宠幸钱宁。武宗在豹房经常喝得酩酊大醉，枕在钱宁身上酣睡，文武百官等待武宗上朝，常常一等就是半天。朝中之臣有人逐渐变得乖觉，先

窥伺钱宁的动静，钱宁出豹房，便知武宗要上朝了。钱宁恃宠，横行无忌，朝臣稍有得罪，即中伤加害，一时恃宠借威，举朝屏息，侧目相视。百官为了消灾免祸，争相馈赠。钱宁有了金钱地位，逐渐骄横，对楚玉也开始不恭。楚玉看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也不愿意再理他。但钱宁这种受宠的情形并没有维持多久。

一次，武宗在斗兽场观看武士斗虎，不觉得心中痒痒，逞强之心驱使他跃跃欲试。他命武士驱出猛虎一只，自己下场博戏。这头猛虎刚运入豹房不久，野性未去，甚是凶猛。武宗平日看人博戏也学了几手，躲、闪、腾、挪也均在行，可是真下了场，便显得手忙脚乱，没几个回合，就被猛虎咬伤。猛虎蹲伏下身子，圆睁双眼，发出一阵阵低吼，眼见着又要扑上来。武宗急唤钱宁救命。钱宁近些日子，一心贪图享乐，有钱有势，早已不是当年以斗虎谋出路的穷小子。钱宁听到武宗喊叫，见这虎如此凶猛，心中害怕，畏缩不前，楚玉在一边冷眼看着他，见他怯懦的样子，很是瞧不起，正待下场去救武宗，却见一人从台上蹿下，挡在武宗身前，老虎猛地扑过来，那人把武宗朝一边一推，身子趁机绕向猛虎的另一侧，不待它起身，便跨在它的身上，一手按头，一手握成拳头，猛击虎头。三拳两脚，就把老虎打晕过去。

武宗惊魂已定，爬起来笑着夸口说：“我一人足可敌挡，哪里用得着你！”心中却感激救他的江彬而厌恶钱宁。

当晚的酒宴，武宗请江彬入席，边吃喝边看歌舞。武宗只顾和江彬谈话，冷落了钱宁，钱宁心中怀恨，便拿话刺激江彬。

“斗虎英雄，小弟敬你一杯！”

“此不敢当。”

“有何不敢当！不知老兄你的名字是否也叫钱宁？”

江彬一时无话可答，愣了半晌方说：“钱宁是皇上的义子，我怎敢充此名号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皇上唤我，你又显得哪份能耐。”

楚玉见钱宁如此无理，挖苦道：“皇上若等他的义子相救，今晚也不能坐在此处饮酒听唱了！”

钱宁羞愧地下不了台。瞅个机会，附耳对楚玉说道：“你个小淫妇，是否又相中了别人？”

“相中了又怎样？”

“待我告诉皇上，看你怎处！”

“我没告你，你倒告我了。有胆量你就告告看！”楚玉也不示弱。

钱宁虽说恃宠借威，满朝屏息，但他还不敢得罪楚玉，他知道楚玉与皇上的关系非同一般，而且皇上对她决不亚于对自己，只是女人不懂得抓权抓势罢了。钱宁见楚玉恼了，又换上一副笑脸，楚玉却不肯理他。

楚玉喜欢貌美的男人，但更仰慕有英雄气概的男人。原以为钱宁是这样的男人，可自从游江南和回来之后钱宁的所做所为，使楚玉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外表强大，内心懦弱的无赖。与田安分手已经好多日子了。那小伙子聪明俊秀，武功也比钱宁好，苦就苦在武宗并没有把他留在宫中，这中间就是钱宁在捣鬼。钱宁深怕田安入京，自己失宠，千方百计巴结武宗，使他离不开自己，远离田安，草草地把他们打发回南京。如今江彬的出现，又给楚玉带来一线光明。江彬算不上英俊，却有一副超于常人的身材，高大挺拔，透着威风，有一股北方人所独有的粗犷劲。与田安相比，田安显得谐浪，而江彬显得威严，他身上有一种东西，让楚玉感到惧怕而又仰慕。是什么东西？她自己也说不清。

江彬确实是比钱宁更有心计，更狠毒的男人。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，脑袋却不粗，发育完好，精细过人。武宗疏远钱宁与江彬亲近，江彬早知不为钱宁所容，而钱宁掌握着京城兵权，是个有权有势的，他便想借助他曾统领过的边兵发展势力。于是，就在武宗面前极力夸耀他所统领的边兵如何骁悍勇猛，胜过京师的军队，请武宗调入京城操练。武宗生性好武，哪有不从之理。朝中大臣听说之后，极力劝谏，武宗不听。把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绥四镇兵士调入京城组成团营。江彬又推荐了边将许泰、神周、刘晖，武宗皆赐以国姓，纳为义子。四人各统一路兵马，江彬为统领，号四镇兵，又名外四家兵。武宗又另选拔宦官中善骑射者组成一营谓中军，自己统领。武宗要显示一下演兵布阵的韬略，体尝这种大型游戏的乐趣。晨夕操练之时，身披铠甲，与江彬一起，驰马舞剑，指挥演练。操练多在皇宫，西苑等地，呐喊声、火炮声远震京师，闹得鸡犬不宁。皇上亲自阅兵，叫做“过锦”，意为度眼如锦。时诸军皆衣黄罩甲，中外叹之，虽金绯锦骑，也要加罩甲于其上，市井细民无不仿效，号时世装，各军头领皆于遮阳帽上拖靛染大鹅羽，以为贵饰，官高者拖三英，次二英，再次者一英。得赐一英，在当时也算是殊荣了。

大学士杨一清等人见武宗如此胡闹，上书一再劝谏，武宗根本听不进去，置之不理。

钱宁见江彬得宠，不甘示弱，也率京师军队与江彬对阵。江彬是上过战场打过仗的，钱宁哪里是对手。西苑对阵，一败涂地。钱宁不服又要比骑马射箭。江彬走马如飞，箭箭射中靶心。钱宁看看不敌，干脆不上场了，惹得武宗哈哈大笑，适逢空中有雁群飞过，江彬又卖异身手，不张弓，不但弦，手抓一支箭，嗖的一声甩了出去，一只大雁被射中当胸，从空中掉了

下来，赢得满场喝彩，钱宁羞愧而去。

自此，武宗越发喜欢江彬，令他随侍身边，把京城的兵权也交给了他，贬那钱宁做了一个小头目。江彬又在朝中安插了一些人，结为党羽。

新的玩乐方式，使武宗更加厌烦那些繁琐无味的视朝听政。大臣们一再劝谏，他才偶尔虚应其事。有时虽然宣布视朝，百官们从早等到晚，等来的又是免朝的圣旨。

正德十一年(1516年)元旦，按例应进行庆贺大典，武宗要去接受群臣的朝贺。这天一大早，文武百官、外藩使臣冒着凛冽的寒风齐集宫门等候，一个个如寒号鸟一般，直等到下午，武宗才起床。在江彬、楚玉以及宦官待从的簇拥下，懒洋洋地蹒跚而来。

下午酉时，典礼开始，直至深夜方才结束。文武百官饥渴一天，又腿酸麻，浑身冰冷，好容易听到一声散朝，个个如大赦的囚犯，夺路狂奔，前仆后蹶，互相残踏，如一群乱蜂。将军赵朗，头晕目眩，被人挤倒，竟被踩死禁门之中。午门左右。吏觅其官，子呼其父，仆求其主，喧如市衢，声彻庭陛。

武宗回到豹房，又命挂起灯笼，排开宴席，与江彬、楚玉与宠信的宦官，玩了个通宵。江彬入宫之后，谨慎从事，一味地巴结武宗，不敢放肆。那天，酒肉吃得多了，又几个月没近女色，无处泄火，就一个人去了豹房的兽栏，拣了一头母鹿，与之交配泄火。正弄到得意处，却听到有人嘻嘻的笑声。江彬心中一紧，抬头一看，兽栏处站着一个女子，正是武宗身边的楚玉。江彬心中羞愧，急忙退下来，系上裤带。楚玉只盯着他看，看得他羞愧难当，恨不能有个缝隙钻进去躲一躲。

“想不到江大人还有如此雅兴。”楚玉高声戏道。

江彬无言以对，转念一想“此事如果被武宗知道了，却如

何是好？得封住她的口才是。杀了她！再把她丢入虎栏，谁人得知？不行，听说她武功高强，又是皇上身边的宠幸，杀了她，皇上追查起来，岂不因小失大。”想到此，抬头答道：“边兵都是如此行事的，算得了什么雅兴。只不过是渴汉解渴，饿汉果腹罢了。”

“你们戍边的官兵都这样？”

“对，都这样。你想听吗？”

“想听。”

“那你下来，我细细地说给你听。”

“不如你上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这里气味可不怎么样。

”

江彬见这女子并不如自己想像的那么可怕，有心与她勾搭，便也一起出了兽栏，左拐右转，到了一间屋子。楚玉点上蜡烛，江彬才看清，这屋子中没有窗户，四壁尽贴着些男女男女的裸体媾合的图画，有些竟如此大胆，把男女的私处表现得非常夸张。屋内有一张大床，可躺七八个人，床上锦缎绣被，甚是华丽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不过是皇上行乐的几十间屋子的一间。别大惊小怪的，还有比这更神奇的，日子久了，你便知道了。我还想听你的戎边故事呢。”

“没什么好讲，只不过是些光棍们的混事。”

“刚才还说的有滋有味，怎么转眼间便没得可讲了？”

“瞧瞧他们，”江彬手指着墙上的画像说，“这才叫人事，我们那些事，与这些人相比，便没有多大意思。”

楚玉见他的心情顿时低落下来，就走过去，坐在他身旁，一种奇妙的香味顿时充满了江彬的口鼻，他侧目一看，这女子

眼含秋波，粉面桃腮，小嘴半张着，露出白玉般细碎的牙齿。他浑身一颤，站起身来，却又被她拽着坐下。

“讲啊。”娇声催道。

“好，讲就讲。戍边的，没个好人。一年间见不着一个女人，他们就相互戏耍，游戏解馋。与兽类交配的事，算不上稀罕。那有妻子、小妾在身边的大官当然不稀罕这样做。也有图希奇的，愿意试一试。”

“你是图希奇，还是泄火。”

“当然泄火”

江彬见她问得如此大胆，也逐渐放松起来，笑道：“两种兼顾。我们戍边的少有不染上这种癖好的。再说，与鹿交配，听说是很补的事情。”

楚玉听了笑道：“武宗如得知还有这种乐趣，定会一试。”

“皇上他也会，”不等江彬说完，楚玉笑道：“当然，你还不了解武宗。他嗜玩嗜武又嗜淫，一日也少不得女人。今日就是由那女伶齐艳君陪着呢。”楚玉说着，露出了哀怨的神色，这种表情没有逃过江彬的眼睛。楚玉把他带到这里，又露出如此神色，江彬觉出她的意思似乎不单单只是和自己谈话，她尾随自己去了兽栏，不正是想观察他的动静吗？此时，江彬又想起与钱宁争宠楚玉的呵护，心中顿时觉得暖了起来，心里觉得慌，就拿话逗她：“我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图，你能挨张给我解释吗？”

楚玉瞧了瞧那些画图，又看了一眼江彬，心中明白他的意思，却不说破，掌着灯，与他一起观赏那些画。这些画图，大部分不堪入目，是武宗专为挑逗青春年少的女子，而设置的。都是《花营锦阵》、《风月机关》、《鸳鸯戏谱》中最淫秽的部分。

楚玉是观惯了的，而江彬哪经受得起如此的刺激，看了一会儿，便面红耳赤，气喘喘嘘嘘。楚玉听到身侧低沉的喘息声，佯做不经意地把蜡烛换到左手，右手向下一垂，正触江彬。楚玉这么一碰，江彬再也把持不住，一口把灯吹灭，……

钱宁虽然失宠，偶而武宗想起他来，也唤他入内侍寝。江彬为了使武宗疏远钱宁，使他们之间减少接触，就计划诱惑武宗长时间的外出远游，数次向武宗称耀宣府的乐工多美女，而且在那里可以看边兵打仗，在旷野上可以尽情骑马驰骋，瞬间千里。武宗游秦淮后，得了乐趣，早就不愿在皇宫内郁郁而居，受朝臣的制约，在豹房这个小天地中，也已玩腻了。江彬这么一提，武宗高声叫好，并说：“知我心者，江彬也。”马上令江彬派人赴宣府营造住处，以备行幸。

时值江南有一些名妓来到京城，妓院生意很是火热。一到入夜，皇帝与江彬、楚玉换了服装，悄悄出宫。到前门外喝酒听曲，游逛至半宿，又进入妓院鬼混。

一日江彬诱导武宗来到一个去处。但见白墙环绕，内中苍松黛色遮断眼界，树梢处，微露碧爪数鳞，朱楼一角，门首上挂个横匾，上书春香院。一旁悬挂着一只红纱灯笼。武宗走进进去，早有老鸨迎出来唤人接了进去。此处妓院，却比别处不同，园中有山有水，池水涟漪，依红泛绿。高高低低，曲曲折折的青石羊肠小径，直通假山，古藤碍首，香草钩衣。走下石磴，侧面有五间楼阁，参差高下，两层以楼非楼，似阁非阁，画栋飞云，珠帘卷雨。窗前栏杆处，是一个方塘，内有层叠荷钱，一半成盖，中间有一座六曲红桥，歇歇斜斜。接着对面十数间楼榭，右边泊着几只小小的画船，都是锦缆牙楼，兰桡桂桨。过了桥进到阁中，恰是整整三间。细铜丝穿成一帘子，水磨楠木雕栏，阁中摆设，说不尽宝鼎瑶琴，璇几玉案。中悬一额曰：

“云雨轩”。武宗在阁中坐下说道：“好个去处。真真赛江南。”

“这家妓院，身后有大户撑着。不仅有些绝色女子来自江南，就是园中设置也照南边的样子一丝不差。”江彬答道。

正说着，有人摆上茶来，远远水榭边荡出两个花艇，白艇粉帘，尚隔着红桥绿柳。咿呀奉橹之声，宛转采莲之曲。水光如镜，楼台倒影，飞燕低掠，游鱼仰吹。须臾便过红桥，慢慢拢过来。只见那撑船女子，拽起罗衫，盘髻发，鬓边倒插一枝梅花，手持一根小小的紫竹篙，一面撑，一面赶那些家凫野鸭，惊得水上鸳鸯乱飞。

楚玉笑道：“打鸭惊鸳鸯，今日见了。”说罢瞅了江彬一眼。

武宗正看得有趣，又见船上走出几枝颤颤的花来，倜傥、灵慧、柔婉、妍静，各种丰韵备具，真是天仙化人。武宗正看得高兴，就听那老鸨子说：“老爷是进屋玩耍，还是登船游戏？”

“登船。”

“登船的价码却要几倍高。”

“多多给你银子就是。”武宗说着站起身来，拉着那小船上走下来的女子们，向旁边的一只大船走过去。看那船头，刻着两个交颈鸳鸯。船身是棠梨木的，两边短短红栏，内是玻璃长窗，篷盖上罩着绿呢洒花大卷篷，两边垂下白绫画花山水。

般分上下两舱，底下铺了猩红绒毯，后面也是长窗，中间铺设一炕，两旁是窗藤小椅，间着几张茶几，中间一张圆桌，可坐八个人，武宗携了那四个美女进内坐下，有人摆上酒席，船摇起来，在湖面上缓缓而行。

四个女子虽然个个美貌，却有一个极为出色：

两道眉弯新月，一双眼注微波。意态幽花殊丽，粉脸吹弹得破。画不出千般艳冶！

这女子身坐武宗身边，一双秀目却频频顾盼楚玉。楚玉身为女子，本来秀美，今日女扮男装，更显得仪容绝俗，标致非凡。另外几位女妓，也频频向楚玉献殷勤，弄得楚玉哭笑不得。武宗见此情景，也觉得好玩，火上浇油说：“我的这位兄弟，日思得一娇妻。今日有幸与四位相见，正是金童玉女配鸳鸯，只不知兄弟看上了哪一位。”

“小弟只是陪大哥出来游玩，哪有非礼之想。”

“瞧，我这位兄弟还是个正人君子。兄弟何需过谦。相中了哪一位，大哥出钱替你买下来。”

楚玉瞅了武宗一眼，心中骂道：“不正经的，没人形。”低下头去。那四个女妓，见楚玉如此模样，还以为她怕羞，一个个心中都盘算着如何能与她一聚。那貌美出色的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为官人们唱一曲助兴。”说着瞟了楚玉一眼。

那女子抱起琵琶，坐到一边，玉手轻弹，娇唇嚅动，便唱道：

来是空言去绝踪，月斜楼上五更钟。
梦为远别啼难唤，书被催成墨未浓。
蜡照半笼金翡翠，麝熏微度绣芙蓉。
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！
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。
金蟾啮锁烧香入，玉虎牵丝汲井回。
贾氏窥帘韩掾少，密妃留枕魏王才。
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！

唱的却是李商隐的无题四首的前二首。第一首唱出一个男子对远隔天涯海角的心爱女子的思念，第二首是一个深闺女子追求爱情而失望的痛苦。唱得期期哀哀，很是动情。

另外三个也不甘落后，一个也唱了一曲。那出色的一个，瞅空坐到楚玉的身边，剥了瓜子，攥成一把，用纤纤的手指捏着，往楚玉口中送。楚玉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，甚是窘迫。

“吃啊。”武宗说：“我这位兄弟甚是怕羞。”

那三个又争着给楚玉斟酒献茶，好不热闹，只是冷落了武宗和江彬。武宗附耳对江彬说：“一个假男人倒招来满树凤凰，这两真的，倒被闲在一边。看我再逗一逗她们。”

“你们听好了，”武宗说：“我这兄弟，自幼随我长大，万事都听我的。我看你们对她均有意。一个‘男人’四个人分，如何分法？我看你们抓阄决个胜负如何？”

“大哥不要再戏弄兄弟了。”

“这说不上是戏弄，兄弟你就听我的。”武宗说着，叫人取来纸笔，在四张纸下写下字，又搓成团，放到桌子上，让那四个女子抓。四个女子你看我，我看你谁也不肯先动手。那出色的一个，生出了怪念头，把头靠到楚玉身上，拿着她的手去抓。

“烦哥哥替妹妹抓一个。”她斜瞅着楚玉，抓着她一手不放。楚玉急忙替她抓了一个，赶快把手收回来，“哥哥的手怎么也和妹妹一样柔嫩？”那女子又瞅着楚玉说。楚玉装做没有听见，只顾品茶。

另外三个女妓一人抓了一个阄，齐齐地打开来看，上面都写着一个“没”字。便一齐叫道：“定是湘儿中了。”那个叫湘儿的出色女子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那就不用看了。”

“打开来看看。”武宗说。

那女子把握在手心中的纸团，慢慢展开，看时，却也是个“没”字。武宗哈哈大笑，那女子满面娇红，说道：“官人却是戏弄人呢。”

“你们不知，”江彬趁机说道：“我们两个都是这位官人的跟班，哪里是兄弟。我们这位大爷，是京城第一阔老。”

妓院中女子，哪有什么真情，一听武宗是个大阔老，便一齐转了脸子，殷勤起来，只有那个被叫做湘儿的，似有些闷闷不乐，眼觑楚玉，似含泪光。武宗便觉得有趣。玩了一晌，便与江彬楚玉下了大船。临别，湘儿拉住楚玉，想讨个信物留做记念。楚玉哪里有什么信物，又见她楚楚可怜，真是动了情的，有些不忍，就把随身所带的帕子留给了她。

三人回到宫中，武宗对楚玉说：“下次决不带你这个俊哥逛妓院了，那些小淫妇只缠着你不放。”

“谁希罕那鬼地方，不去更好。”

“说着你便恼了，我只不过是与逗着玩。便真使开了性子。”武宗也觉得没有意思。江彬见皇上和楚玉都不开心，就说道：“春季已到，兽房中在配兽，咱们不妨去看看。”

武宗一听配兽，来了兴趣，跟着江彬进了兽房。江彬边看边向武宗述说“鹿性散淫，牝中火热，肉血食之，暖身壮阳。何不捉来看个热闹图个快活。”

“我只听说鹿血、鹿肉大补，却不知道还有此等乐事。”

江彬见武宗跃跃欲试，当夜叫人把几头鹿驱入密室，然后操刀宰杀，为武宗献上鹿血。那儿头鹿又高又壮，武宗随后追扑，几次都被其摆脱。武宗心急，江彬就帮他一把，把鹿笼住，武宗操起刀向鹿刺去，在室内追扑嬉戏了一夜，甚觉欢畅。

江彬见武宗如此好淫，就告诉武宗说：“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马昂有一妹，弱颜丽质，善骑射，解胡乐，甚是奇妙。”武

宗闻言大喜，便叫江彬去把那女子弄来，召进豹房，大受宠爱。马昂本来因罪被免官，因妹妹受宠，马氏一门，大小皆赐蟒衣，内廷中的太监均呼马昂为皇舅，皇上赐他府弟于太平巷东。

那马昂之妹已嫁了毕春指挥，怀有身孕，经不起武宗的折磨，不久胎堕流产，一朵鲜花，眼见着便枯萎了。

一次，武宗等人过马昂的府第，进内玩耍。武宗见马昂的小妾很是有些姿色，酒酣之际，便命马昂召其小妾。马昂见皇上看上了他心爱的小妾，不肯遵命，谎称小妾有病在身，不能出来服侍皇上。武宗大怒，拂袖而去。马昂再欲请罪。武宗不理，马氏之宠自此衰落。

期时一年，陕西进上铺花毡毯帐房一百六十二间。武宗见如此奇妙的帐房心思大动，命照样式再造，凡重门堂庑庖溷遍及户牖樁櫺影壁围幕地衣之类皆备，一年才成。此后，武宗出郊祭祀皆住其中，不宿斋宫。一次武宗祀南郊，又往南海子打猎，文武大臣扈从者不许入内，只有江彬和楚玉等人跟随。到了晚饭时，皇上才传旨命诸大臣先还侯于承天门。

武宗于南海子打了许多猎物，回到帐房之中，薰烤了獐肉鹿肉下酒。武宗一手抓一条烤鹿腿，一手拿杯，学江彬的样子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吞酒。楚玉在一旁只是吃些獐子肉。

“为何不用鹿肉，鹿肉才是大补之物。”武宗说着便把手中握着的鹿腿递向楚玉嘴边，楚玉咬了一小口，“再吃几口”，武宗说。楚玉又吃了一口，便不再吃了。

“娇娇女子，顶不住一些火力。”武宗哈哈大笑。

“吃便吃，有何难的。”楚玉也吃起了鹿肉。江彬在一旁只是不语。

武宗吃了鹿肉，喝了烧酒，只觉得浑身火热，双目贼亮，抱过楚玉便亲。